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
## 第三回 返京城樞使殞中途 鬧閨房鄧娘歸地府

卻說周庸祐洞房那一夜，志在拿些奢華的架子，在鄧娘跟前同腔，誰想鄧氏不瞅不睬，反把那些大道理責他一番。周庸祐雖然心中不快，只覺得啞口無言，胡混過了。那一宿無話，巴不等到天明，就起來梳洗，心中自去埋怨周有成。惟奈著許多賓朋在座，外面卻不敢弄得不好看。一面打點廟見，款待賓朋，整整鬧了三五天。一月之後，就把鄧氏遷往省城居住。早在東橫街買走一所一連五面過的大宅子，裝飾過門戶，添上十來名梳備丫環，又是一番氣象。爭奈與鄧氏琴瑟不和，這不是鄧氏有些意見，只那周庸祐被鄧氏搶白幾句，不免懷恨在心裡。自到省城住後，不到兩月，就憑媒買得河南姓伍的大戶一口婢女，作個偏房，差不多拿他作正室一般看待，反把鄧氏撇在腦背後了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又是一年。這時正任粵海關監督正是晉祥，與恭王殿下本有些瓜葛，恭王正在獨攬朝綱，因此那晉祥在京裡倒有些勢力。周庸祐本是個眼光四射的人，不免就要巴結巴結，好從這裡討一個好處。那晉祥又是個沒頭腦的人，見周庸祐這般奉承，好不歡喜，所以就看上了他，拿他當一個心腹人員看待了。及到了滿任之期，便對周庸祐說道：「本部院自到任以來，只見得兄弟很好，奈目下滿任，要回京裡去，說起交情兩個字，還捨不得兄弟。想兄弟在這庫書裡，手頭上雖過得去，不如圖個出身，還可封妻蔭子，光宗耀祖。就請納資捐個官兒，隨本部院回京，在王爺府裡討個人情，好歹謀得一官半職，也不辱沒一世，未審兄弟意下如何？」

周庸祐聽罷，暗付這番說話，是很有道理。湊巧自己和他有這般交情，他回京又有這般勢力，出身原是不難。人生機會，不可多得，這時節怎好錯過？想罷，便答道：「大人這話，是有意抬舉小人，哪有不喜歡的道理。只怕小人一介愚夫，不懂得為官作宦，也是枉然。」晉祥聽得，不覺笑道：「兄弟忒呆了！試想做官有甚麼種子？有甚麼法門？但求幕裡請得兩位好手的老夫子幫著辦事，便算是一個能員。你來看本部院初到這時，懂得關裡甚事？只憑著兄弟們指點指點，就能夠做了兩任，現在卻有點好處，這樣看來，兄弟何必過慮？」周庸祐聽到這裡，不覺大喜，隨答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小人就跟隨大人回去便是。統望大人抬舉，小人就感激的了。」

晉祥聽得，自然允諾，便打點回京，一面令真假兩冊房，做定數目冊子，好待交卸。從來關裡做冊，都有個例數的，容易填注停妥。晉祥又拜會新任監督，說明這會進京，恐沒人情孝敬各王公大臣，要在公款裡挪移數十萬。這都是上傳下例，新任的自然沒有不允。一面又令周庸祐辦金，在各大金子店分頭購辦，所有實價若乾換，花開若干換，統通由周庸祐經手。其餘進貢皇宮花粉的費項，及一切預備孝敬王大臣的禮物，都辦得停停妥妥。周庸祐隨把這個庫書的席位，交托心腹人代管，凡經手事件，都明白說過，自由新任監督，擇定某日某時接印，送到過來。那日晉祥就把皇命旗牌及冊子數目，並一個關防交卸了，隨打疊行李，帶齊家眷，偕同周庸祐先出了衙門，在公館再住一兩月，然後附搭汽船，沿香港過上海，由水道直望北京進發。

原來前任監督晉祥，自從做了兩任粵海關監督，盈餘的卻三十萬有餘。從前衙裡二三百萬公款，都由庫書管理，這時三十來萬，自然要托周庸祐代管。不想晉祥素有一宗毛病，是個痰喘的症候，春夏本不甚覺得，惟到隆冬時候，就要發作起來。往常在街裡，當周庸祐是個心腹人看待，所有延醫合藥，都托周庸祐辦去。若是貼身服侍的，自有一個隨任的侍妾，喚做香屏，是從京裡帶來的，卻有個沉魚落雁之容，雖然上了三十上下的年紀，那姿首還過得去。且又性情風騷，口角伶俐，晉祥就當他如珠如玉，愛不釋手。只是那周庸祐既和晉祥有這般交誼，自上房裡至後堂內面，也是穿插熟了，來來往往，已非一次，因此周庸祐卻認得香屏。

自古道：「十個女流，九個楊花水性。」香屏什等人出身？嫁了一個二品大員，自世人眼底看來，原屬十分體面。惟見晉祥上了兩歲年紀，又有這個病長過命的痰喘症候，卻不免日久生嫌，是個自然的道理。那日自省城起程，僅行了兩天，晉祥因在船上中了感冒，身體不大舒服，那痰喘的症候，就乘勢復發起來。周庸祐和香屏，倒知他平日慣了，初還不甚介意。惟是一來兩病夾雜，二來在船上延醫合藥，比不得在街時的方便，香屏早自慌了。只望捱到上海，然後登岸，尋問旅店，便好調醫。不提防一刻緊要一刻，病勢愈加沉重。俗語說：「閻王注定三更死，斷不留人到五更。」差不多還有一天水程才到上海，已一命嗚呼，竟是歿了。

香屏見了，更自手足無措。這時隨從人等，不過五七人，急和周庸祐商議怎麼處置才好。周庸祐道：「現在船上，自不宜聲張，須在船上那裡花多少，說過妥當，待到上海時，運屍登岸，才好打點發喪。只有一件難處，煞費商量。」香屏便問有什麼難處，周庸祐想了一想，才說道：「歷來監督回京，在王公跟前，費許多孝敬。這回晉大人雖有十來萬銀子回京，大夫人是一個寡婦，到京時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哪裡能夠供應？恐還說夫人有了歹心，晉大人死得不明不白，膝下又沒有兒子知見，夫人這時節，從哪裡辦得來？」香屏聽罷一想，便答道：「大人生時，曾說過有三十來萬帶回京去，如何你也說十來萬，卻是什麼緣故？」周庸祐聽得，暗付他早已知道，料瞞不得數目，便轉一計道：「夫人又呆了。三十來萬原是不錯，只有一半由西號匯到京裡，挽王爺處代收的。怕到京時王爺不認，故這銀子差不多落空。夫人試想：哪有偌大宗的銀子把來交還一個寡婦的道理？故隨帶的連預辦的禮物，統通算來，不過二十萬上下。歷來京中王大臣，當一個關督進京，像個老天擲下來的財路一般，所以這些銀子，就不夠供張的了。」香屏道：「你說很是。只若不進京，這些辦金的差使及皇宮花粉一項，怎地消繳才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卻容易。到上海時，到地方官裡報喪，先把金子和花粉兩項，托轉致地方大員代奏消繳，說稱開喪弔孝，恐礙解京的時刻，地方大員，斷沒有不從。然後過了三兩月，夫人一發回廣東去，尋一間大宅子居住，買個兒子承繼，也不辱沒夫人，反勝過回京受那些王公鬧個不了。」香屏聽到這一席話，不由得心上不信，就依著辦理。一頭在船主那裡打點妥當，傳語下人，秘密風聲不提。

過了一天，已是上海地面，周庸祐先發人登岸，尋定旅館，然後運屍進去。一切行李，都搬進旅館來。把措辦金子和花粉金兩項，在地方官裡報明，懇請轉呈奏繳。隨即打點開喪成殮。出殯之後，在上海勾留兩月，正是孤男寡女，同在一處，乾柴熟火，未免生煙。那周庸祐又有一種靈敏手段，因此香屏就和他同上一路去了。所有隨帶三十來萬的銀子，與珍珠、鋼石、玩器，及一切載回預備進京孝敬王大臣的禮物，統通不下四十來萬，都歸到周庸祐的手上。其餘隨從返京的下人，各分賞五七千銀子不等，囑他慎勿聲張，分遣回籍去。那些下人橫豎見大人歿了，各人又驟然得這些銀子，哪裡還管許多，只得向香屏夫人前夫人後的謝了幾聲，各自回去。

這時周庸祐見各人都發付妥了，自當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安然得了這副家資，又添上一個美貌姨太太，好不安樂，便要搬齊家具，離了上海，速回廣東去。所有相隨回來的，都是自己的心腹，到了粵城之後，即一發回到大屋裡。那家人婢僕等，還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只有鄧氏自接得周庸祐由上海發回家信，早知道關監督晉大人在中途歿了，看丈夫這次回來，增了無數金銀財物，又添了一個旗裝美妾。

這時正是十二月天氣，寒風逼人，那香屏自從嫁了周庸祐，早卸了孝服，換得渾身如花似錦：頭上一個抹額，那顆美珠，光亮照人；雙耳金環，嵌著鑽石，刺著鄧娘眼裡；梳著雙鳳朝陽寶髻，髻旁插著兩朵海棠；釵飾鐺子，是數不盡的了。身穿一件箭袖京醬寧綢金貂短襖，外罩一件荷蘭緞子銀鼠大褂，下穿一條顧繡八褶裙，足登一雙藕灰緞花旗裝鞋。生得眉如僵月，眼似流星，朱唇皓齒，臉兒粉白似的，微露嫣紅，彷彿只有二十上下年紀。兩個丫頭伴隨左右，直到廳上，先向鄧娘一揖。周庸祐隨令家人炷香點燭，拜過先人，隨擁進左間正房裡。

鄧氏看得分曉，自付這般人物，平常人家，無此儀容；花柳場中，又無此舉止。素聽得晉大人有一個姨太太，從京裡帶來，生得有閉月羞花之貌，難道就是此人？想了一會，覺有八九。那一日，乘間對周庸祐說道：「晉大人中途歿了，老爺在上海轉回，不知晉大人的家眷，還安置在哪裡？」周庸祐聽得這話，便疑隨從人等洩漏，故鄧氏知了風聲，便作氣答道：「丈夫乾的事，休要來

管，管時我卻不依！」鄧氏聽他說，已知自己所料，沒有分毫差錯了，便說道：「妾有多大本領，敢來多管？只晉大人時，待老翁何等思厚，試且想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關裡的事，謀兩塊銀子，我靠他，他還靠我，算什麼厚恩？」鄧氏道：「攜帶回京去尋個出身之路，這卻如何？」周庸祐此時實沒得可答，便憤然道：「你作要多說話！不過肚子裡懷著妒忌，便拿這些話來胡混。哦！難道丈夫乾的事，你敢來生氣不成？」鄧氏作色道：「當初你買伍婢作妾，奴沒一句話阻擋，爐在哪裡？特以受晉大人厚恩，本該患難相扶，若利其死而奪其資、據其妾，天理安在？」這話周庸祐不聽猶自可，聽了不覺滿面通紅，隨罵道：「古人說的好；『寧教我負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負我。』你看得過，只管在這裡啖飯；看不過時，由得你做會！」說罷，悻悻然轉出來。把鄧氏氣得七竅生煙，覺得腦中一湧，喉裡作動，旋吐出鮮血來。可巧丫環寶蟬端茶來到房於裡，看得這個模樣，急跑出來，到香屏房裡，對周庸祐說知。周庸祐道：「這樣人死了也休來對我說！」寶蟬沒奈何，跑過二姨太太房裡，說稱鄧奶奶如此如此。二姨太太聽得一驚非小，忙跑過來看看。

不一時，多少丫環，齊到鄧氏房裡，看見鮮血滿地，鄧氏臉上七青八黃，都手忙腳亂。東周庸祐置之不理，二姨太太急急的命丫環瑞香尋個醫士到來診脈，一面扶鄧氏到廳裡來，躺在炕上。已見瑞香進來回道：「那醫士是姓李的，喚做子良，少時就到了。」二姨太太急命丫環伺候。半晌，只見李子良帶著玳瑁眼鏡，身穿半新不舊的花縐長夾袍，差不多有七分煙氣，搖搖擺擺到廳上。先看過鄧氏的神色，隨問過病源，知道是吐血的了，先診了左手，又診右手，一雙近視眼於，認定尺關寸，診了一會，又令吐出舌頭看過，隨說道：「這病不打緊，婦人本是血旺的，不過是一時妄行，一眼藥管全愈了。」二姨太太聽了，頗覺心安。惟那醫士說他妄行，顯又不對症了，這樣反狐疑不定。李子良隨開了方子，都是丹皮、香附、歸身、炙芪之類，不倫不類。二姨太太打了謝步，送醫士去後，急令丫環合藥，隨扶鄧氏回房。少時煎藥端到，教鄧氏服了，扶他睡下。

那夜二姨太太和寶蟬、瑞香，都在鄧氏房裡暗睡。捱到半夜光景，不想那藥沒些功效，又復嘔吐起來，這會更自利害。二姨太太即令寶蟬換轉漱盂進來，又令瑞香打水漱口。兩人到廚下，瑞香悄悄說道：「奶奶這病，究竟什麼緣故呢？」寶蟬道：「我也不知，大約見了新姨太太回來，吃著醋頭，也未可定。」瑞香啐一口道：「小丫頭有多大年紀，懂什麼吃醋不吃醋！」寶蟬登時紅了臉兒。只聽喚聲甚緊，急同跑回來，見鄧氏又復吐個不住。二姨太太手腳慌了，夜深又沒處設法，只得喚幾聲「救苦救難慈悲大士」，隨問奶奶有什麼囑咐。鄧氏道：「沒兒沒女，囑咐甚事？只望妹妹休學愚姐的性子，忍耐忍耐，還易多長兩歲年紀。早晚愚姐的外家使人來，煩轉致愚姐父母，說聲不孝也罷了。」說罷，眼兒翻白，喉裡一響，已沒點氣息了。正是：

惱煞頑夫行不義，頓教賢婦喪殘生。